

朱秀海 著

天地民

作家出版社

我想让现在的官员看看什么是官，应该如何做官。祁隽藻当了四十六年官，山西老家的房子都没钱修起来。他的为官理想是『致君尧舜，使民小康』。这才是官道。这才是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。

天地人

朱秀海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地民心 / 朱秀海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063-9909-8

I. ①天… II. ①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9280号

天地民心

作 者: 朱秀海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 苏红雨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911千

印 张: 45

版 次: 2018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09-8

定 价: 6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调寄《临江仙》

一枕野泉眠对月。从来羞说婵娟。琵琶弹断少年弦。青衫恩义在，白首仍无言。

数尽烽烟人万里。一秋飘尽朱颜。诗书读遍也潜潜。沧州身寄地，心事老天山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重聚首祁冯同忧国 初定情真黛双换灯 / 001

第二章

遇刺宫嘉庆乱方寸 遭冤狱鸣皋海神童 / 017

第三章

上奏折储相藏玄机 断亲情贤臣别京城 / 033

第四章

寿阳村祁家归平民 宗艾镇书生当马夫 / 051

第五章

拒真情玉环吐深爱 走商路隽藻识大儒 / 067

第六章

张观藜颠沛说大难 冯妙真流落现林海 / 083

第七章

斩乱麻刘氏谋远虑 娶玉环隽藻结情仇 / 103

第八章

悬节灯玉环赌命运 舍情郎妙真托襁褓 / 119

第九章

典乡试穆相起杀心 诉痴情格格惊事变 / 133

第十章

祁隽藻入狱中解元 张观黎弃商投佛门 / 151

第十一章

怒狂文嘉庆下密旨 走黄河隽藻听民声 / 167

第十二章

太原府墨卷流京都 多情女铁心救书生 / 183

第十三章

揭黑幕隽藻闹科场 杀异类琦善献计谋 / 199

第十四章

让亲夫玉环痛画押 救痴爱含黛跪求人 / 215

第十五章

发宏论深宫旋圣意 中进士客栈弃仕途 / 229

第十六章

还休书含黛绝痴念 听圣谕穆相惊异音 / 245

第十七章

劝读书诤臣谏新帝 施恩宠亲妹嫁家奴 / 259

第十八章

称祖制满臣逼新主 更试题汉官入囚笼 / 275

第十九章

囚贡院儒臣护科举 下天牢钦犯荐大贤 / 293

第二十章

穆彰阿得势揽权柄 祁隽藻放任下江西 / 311

第二十一章

痛大灾访贫惊贿考 轻薄宦送鱼戏穷官 / 329

第二十二章

联手栽赃贼喊捉贼 勾心斗角奸思用奸 / 347

第二十三章

格格多情重施援手 学政重才再揽英贤 / 367

第二十四章

闻巨祸祁隽藻还京 倡禁烟黄爵滋上书 / 385

第二十五章

君臣再见生死叵测 师生初晤泾渭难分 / 403

第二十六章

仰山景行沅浦作画 伤子别友道光访邻 / 419

第二十七章

祁隽藻还朝举英豪 林则徐受命膺大任 / 435

第二十八章

钦差总督海滨备战 首相王爷密室磨刀 / 451

第二十九章

结仇怨深爱转深恨 为身谋大奸救大忠 / 467

第三十章

儒臣遇刺反躬责己 庸君听谗丧权辱国 / 485

第三十一章

怒和议吐血辞帝阙 候天变呕心著农书 / 503

第三十二章

弃仕途张牧走西域 遇故人含黛感挚言 / 521

第三十三章

访大贤诺敏哭社稷 遵遗旨咸丰囚奸相 / 539

第三十四章

挽狂澜老臣论新政 说深忌巨贼藏祸心 / 561

第三十五章

无力回天沅浦还乡 请君入瓮宿藻就职 / 581

第三十六章

固半壁祁隽藻行商 求民命顾挺之赴京 / 607

第三十七章

平大难单车赴死地 知将殒遗物托故夫 / 627

第三十八章

强开禁地投狱请戮

得偿夙愿视死如生 / 645

第三十九章

杀养弟雋藻解官字

行大钱懿妃弄权谋 / 665

第四十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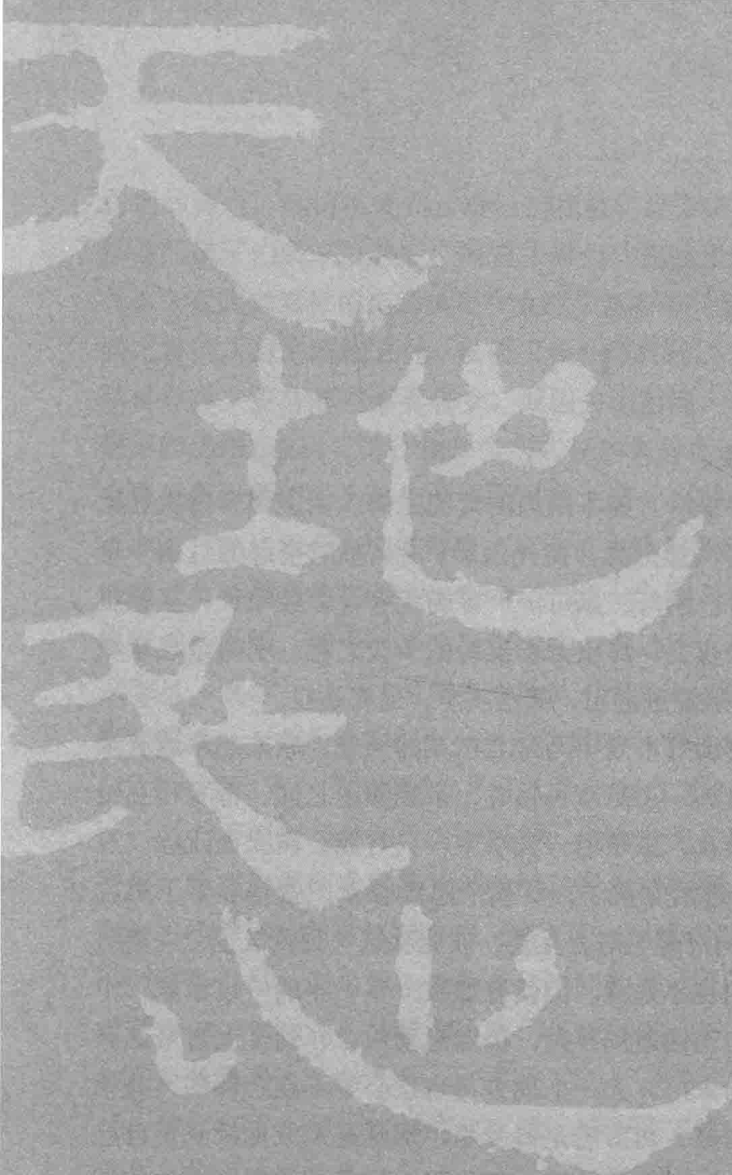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士终成天下志

有情人总归有情天 / 689

第一章

重聚首祁冯同忧国

初定情真黛双换灯



1

公元1813年。元宵节之夜。

夜幕下的长椿街灯市仿佛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灯笼之海。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商家门前，各种花色的节灯高挂低悬，流光溢彩；沿街临时搭起的灯山争奇斗巧。更有舞动的龙灯、虎灯、豹灯、象灯……穿街走巷，锣鼓喧天，笙歌震耳，一支支焰火争先恐后飞上夜空，炸出五彩缤纷的节庆之花，引得全北京城的红男绿女如醉如狂，潮水一般涌进涌出，笑语欢声，通宵达旦。

列位看官！这元宵节长椿街灯市当年乃是北京城的一景。原来北京城有个风俗，元宵之夜，无论王公贵族，还是草民百姓，亲戚邻里之间，都要相互给对方家的孩子送灯笼。元宵节夜，孩子们一人手中一只灯笼，满大街玩起“过家家”，男孩子将手中的灯笼送给女孩子，女孩子愿意收下，就是收下了男方的“聘礼”，如果她再把手中的灯笼与对方互换，彼此从这一刻就做了“夫妻”。因为是孩子们的游戏，大人们也不介意。但就有那在一年一年的“过家家”中长大的少年男女，长至彼此应当回避的年龄，仍然想着对方，到了元宵节这天夜里，仍要想方设法“逃”出家门，去一个地方与自己心中不能忘怀的人儿相会，再送一盏时兴的节灯给对方，对方若是接受了，那就是她或他接受了自己的爱慕之意；若对方不但接受，还将自己手中那盏同样买自长椿街灯市的节灯与自己互换，则等于双方已经私订终身，此时互换的节灯就不再是节灯，而是双方定情的信物，有了山盟海誓、非你不娶非我不嫁之意。

长椿街元宵节灯市所以会成为北京城最大的灯市，成了情窦初开的京城少男少女这天夜晚趋之若鹜之地，自然有它的理由。长椿街地处南城，南城历来是京城穷人聚居之处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就是在婚姻大事上，也没有达官贵人那么多规矩。无数的穷人和他们将要长大成年的儿女多成就了长椿街灯市，而长椿街灯市则成就了无数的痴情男女的姻缘。久而久之，全北京的居民大都认为，元宵节之夜让自己进入婚嫁之龄的儿女在长椿街买一盏时兴的节灯，即使没有意中人可送可换，也可以讨一份吉利。这时的长椿街元宵节灯市，要想不名冠京师，要想不在每年的元宵节这天商家如云，游人如织，以至于肩摩踵接，挥汗成雨，已经不可能了。

长椿街灯市既然有了这样的名声，每年元宵之夜，自然成了各色人等盛装

登场的舞台。痴情男女在这里悄悄相会，订下终身之约；成年人和还没到婚嫁年龄的孩子们赶来凑热闹，既是来看灯，也是来看人，因为在外人看来，每个在这天夜晚来到长椿街的少男少女似乎都有着特别的故事；谋利者来赶商机；京城之外的人赶来观国之光；当朝权贵乔装打扮，与民同乐。目的各异，却一样其喜洋洋。更有那些痴男怨女，或因关山阻隔，与意中人天各一方，元宵之夜仍不能团圆；或因父母作梗，虽与心仪的人同在一城，却咫尺天涯，不能相会。当此良夜，他们也会赶来长椿街灯市，买一盏节灯，或者带它去不远处的白云观上香，在月下老人座前祷告，求这位主管天下姻缘的神仙让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或者久久徘徊流连在街头，寄希望于万一，能与自己的意中人邂逅一面。当然也有地痞无赖，骗子扒手，江洋大盗，混迹于人群之中，匿影于灯海之内，或求隐身，或求一逞。这时就有一队队五城兵马司的官兵，如临大敌，在人群中穿梭巡查。一个兵走在前面，边走边敲响手中的大锣，高声吆喝：

“元宵佳节，严防匪类！军民人等，好自为之！”

人们看到官兵过来，纷纷躲避。人群中那几位身材健壮的汉子也急忙退到街边，隐在红男绿女之后。领头的壮汉虎背熊腰，彪悍勇武，尽管极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但在他朝四外一瞥之间，眼里仍遮不住逼人的杀气。

官兵走过，又是他一个眼色，刚刚散开的众人复又聚拢，其中一个悄悄朝皇宫方向一指。领头的壮汉点头，低声说出一个“走”字，这一行人就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。

清嘉庆十八年元宵节的北京城，因为多了这一伙来历不明的人，突然就显出了一种意外的诡秘。

2

位于宣武门内四眼井街的祁宅书房此时却安宁得很。偶尔传来的鞭炮声，更衬出书房内的冷清。正在读书的隽藻意识到今天自己的心绪有点乱，他十六七岁年纪，身材高挑，面目清秀，眉宇之间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书卷气。眼前的书读不下去，他闭上眼睛，还是静不下心来，索性站起身走到窗前，朝宅后的小花园方向张望。片刻，他叹了口气，又反身去书橱里翻书。一本积尘很厚的书被他无意间随手抽了出来，隽藻心道：“这什么书呀？这么多灰！”忽地他眼前一亮，惊喜出声：“《唐末文选》——我还以为家里的书我都读完了呢，没想到还漏了这么一本！”他急忙捧书回到案前，忍不住又朝小花园方向瞅了一眼。

宿藻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向书房走来，就听书房内隽藻一个人正在拍案叫好：“好文章！太好了！……天之利下民，其仁至矣！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，便于用而民不由者，厚于生而民不求者。然而暑雨亦怨之，祁寒亦怨之，己不善而祸及亦怨之，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。是民事天，其不仁至矣！”宿藻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停下脚步。他比隽藻小两岁，生性好动，顽皮机灵，与隽藻的性格正好相反。宿藻此时屏息静气，躲在门边站住，听隽藻继续自言自语，打算吓他一跳。书房内，隽藻又大声朗读起来：“天尚如此，况于君乎？况于鬼神乎？……”忍不住再次拍案，“不错，老百姓对天都这样，对待皇上和鬼神当然也会是这样！”他继续读下去，“有帝天下、君一国者，可不慎欤！”宿藻听得迷迷糊糊，忍不住一跳进了门，叫：“嘿！什么书呀，看得这么得劲儿！”隽藻吓了一跳，回转身，见是宿藻，摆摆手，道：“别闹别闹，这书有趣！”宿藻好奇地凑近前来，问：“五哥，到底什么书呀，让我也瞅瞅！”隽藻兴奋地把书拿给宿藻看，道：“好文章啊，没想到爹还藏着这样的好书不让我们看！”宿藻扳过隽藻的手来看书，道：“《唐末文选》，没听说过。这是谁的文章？皮日休，《原谤》——”隽藻这一会儿的心还在文章上，道：“六弟，你听这些话，太厉害了，太大胆了，太痛快了！”他禁不住抑扬顿挫地往下诵读：“呜呼！尧舜，大圣也，民且谤之；后之王天下，有不为尧舜之行，则民扼其吭，捽其首，辱而逐之，折而族之，不为甚矣！”宿藻听得一头雾水，隽藻指着那段文章解说道：“皮日休是说，就连尧舜那样的圣君，老百姓还要说他们的坏话，后代的君王如果还不如尧舜，那么老百姓掐他的喉咙，揪他的头发，羞辱他，驱逐他，将他从龙位上拉下来，甚至灭掉他的家族，就一点儿也不过分了！”宿藻大惊道：“快住嘴，你要死了！”隽藻猛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话，不觉脸色大变。这时门外匆匆走进一位中年人，清癯消瘦，举止儒雅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凛然之气，正是祁宅的主人、户部郎中祁韵士。兄弟俩急忙垂手而立，恭敬地唤道：“爹。”祁韵士拿过隽藻放在案上的书，微微变色，重新藏进书橱，生气道：“让你好好念书，你怎么乱翻，这种书也是你看的吗？”隽藻看着祁韵士，有些委屈道：“爹……”外面忽然传来老四成藻的喊声：“爹，隔壁冯伯伯看你来了！”祁韵士看了他们兄弟一眼，刚要迈步，又回头对隽藻道：“以后让你读的书你就读，不让你读的书不要乱翻！”说完就匆匆走了出去。

宿藻对隽藻做了一个鬼脸。隽藻脸上有点儿挂不住，扬起手要打他，看到宿藻手中的灯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嗨，这灯好漂亮！”宿藻一拍脑袋，道：“哎哟，看我，差点儿把大事忘了。小花园冯家后门那儿有人等你！”隽藻心中一震，口中却叱道：“胡说！”他半推半就地被宿藻拉出门外。这时，一个身穿重孝的

姑娘用托盘端着一碗油茶正从长廊那端走来。她形容端庄，一身缟素，不知为谁穿着重孝。远远看见隽藻被宿藻拉出了书房，她忽然想到了什么，陡然站住，一颗心像是被人猛击了一拳，疼起来。

成藻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兴冲冲地从大门外走进来，瞅见那姑娘，眼睛为之一亮，一跳站在她面前，欢喜道：“玉环妹妹！”玉环一惊，下意识地避在一边，道：“成藻哥，你吓了我一跳。”她不理成藻，端着油茶走回去。成藻是个实心的孩子，他喜欢玉环，今天特地从长椿街灯市为她买回了灯，她却不愿意接受。至于为什么，他不明白，因此心里也不快乐起来。

3

一团乌云不知从哪里飘来，使元宵之夜的月色暗淡下来。远处的天空焰火迸放，虽转瞬即逝，却绚丽耀目。祁宅客厅前，匆匆出迎的祁韵士对来宾拱手笑道：“叔阳兄大驾光临，祁韵士蜗居内马上蓬荜生辉，请请请。”年过不惑、身板却依然十分挺拔、显得健硕有力的冯叔阳哈哈一笑道：“鸣皋，你我比邻而居，拆了围墙就是一家人，也来这套虚的！”冯叔阳的宅院就在祁宅的隔壁，当时二人同年中进士，同年做庶吉士，后来又同年进了国史馆做编修，闲暇时光，品茶弈棋，谈古论今，相交莫逆。后来冯叔阳被朝廷放到淮南道任道台，冯宅一直空着，只留一个老仆看管，祁韵士仍是不时地前去照看。祁韵士笑道：“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十年不见，你一朝回京，马上成了朝廷里炙手可热的人物，眼看着就要出将入相，祁韵士区区四品户部郎中，焉敢不敬？”冯叔阳笑着摇摇头道：“快别说了，都是些传言，传言！”

这当儿，紧挨着祁宅的冯家后花园小门内，丫鬟暖儿替小姐妙真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，站在门后，不时跳一跳高，目光越过院墙，探望祁宅那边的动静。这扇小门若要是打开了，对面就是祁家后宅的小花园。听到有脚步声传来，暖儿悄悄叫了一声：“小姐，来了来了！”妙真一把将她的嘴捂住。暖儿调皮地做了个鬼脸，回手又把灯交给妙真道：“给你，别忘了这个，待会儿给他，今儿可是元宵节，有情人换灯的日子！”妙真白了她一眼，嗔道：“去吧去吧，多嘴！”

小门那边的祁家小花园内，隽藻和宿藻一前一后走过来。宿藻将手里的灯交给隽藻，道：“哥，我走了，这儿用不着我了。”然后调皮地笑着跑开。隽藻走向小门推了一下，却推不动，低声唤道：“妙真，是我，我来了。”妙真在小门那一边低声道：“隽藻，真的是你？”隽藻道：“妙真，快开门，放我过去。”

妙真双手捂住脸道：“不。我不能。”隽藻急了，连声道：“妙真，快开门，你都走了十年了，今天刚回来，总得让我见见人吧！”妙真下意识地用双手去堵那门，道：“不，你别过来。我爹这会儿上你们家……提我们俩的亲事去了。”隽藻高兴地跳起来，欢声道：“真的，冯伯伯真是来我们家提亲了？”妙真大臊，嗔怪道：“别嚷嚷，让人听见就不好了！”停了一下又道，“哎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有定亲呀，你不会是没有人要吧？”说完了自己偷偷发笑。隽藻背靠小门坐下来，道：“这些年我在京城里，可有人给我提了好多次亲呢，不是富室千金，就是公侯家的小姐，我有好几次都动了心，只是——”他故意拉长了声音，不往下说。妙真果然急了，道：“你……你都动心了，为什么不和人家定亲哪！”隽藻暗笑，道：“嘿，我到这会儿还后悔着呢，谁让我小时候年年元宵节都在这个小门这儿，跟一个黄毛丫头换了灯呢！”妙真被隽藻的真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隽藻道：“我还知道，十年都过了，这个黄毛丫头已经长大了，为了我们当年的海誓山盟，她在淮南，谁家的聘也不受，她心里一直都想着我呢，我怎么能负了她呢！”妙真泪花涌出来，站起身，“哗啦”一声拉开门闩。隽藻一惊，跳起来叫道：“妙真！”妙真低着头，将手里的灯递过去，道：“给你，拿着！”隽藻动情地唤道：“妙真——！”妙真轻声道：“记住，冯妙真至死都是你的人，这一辈子你都不能负了我！那样我可不答应！”她又掏出一只同心结递给隽藻，道，“拿着，从淮南回京城的路，想着要见你，晚上一针一针绣的。你要天天系在身上，见了它，就当是见了我。”隽藻激动地连连点头。妙真帮他吧同心结系在脖子上，塞进内衣，道：“好了，我走了。”隽藻急忙拉住她道：“别走，都十年了，再待一会儿。”妙真回过身来，二人久久地拥抱。妙真喃喃道：“隽藻，快来娶我吧，我真的已经大了。再不娶，我就老了。”言毕忽地推开他，道，“我走了。元白要醒了。”隽藻虽不舍，却也只能看着她走过小门，把门关上。后来，就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。

这时宿藻猛地从竹丛后跳出，叫道：“好一个秀才，做的好事，这回可叫我逮着了！”隽藻大羞，扬起手要打他。宿藻一笑躲开，跟隽藻转着圈子喊道：“哎，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就告到爹那儿去！一个读书的宋玉，成了个和邻家女子私订终身的登徒子！”继而反身扯住隽藻道，“哥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个忙，你得陪我出去逛逛。今晚上长椿街灯市，可热闹了！对了，你将我的灯换给了妙真姐，得还我一盏灯！”隽藻道：“我没钱！”祁隽藻急道：“你有你有，娘给你的点心钱，你都攒着呢！”隽藻今晚再也无心读书了，说：“就这一回，咱们走！”两人瞅着没人看见，从后墙上爬了出去。

小花园里发生的事情还是被一个人看见了。玉环一直站在远处灯影里朝这

边望着，把什么都看在眼里。隽藻和宿藻走了好久，她仍旧呆呆地原地站着，眼泪涌上来，接着，一转身飞快地跑回去。

4

夜幕下的紫禁城显得巍峨、森严和神秘。曾在长椿街灯市上出现过的几个壮汉此时人各一袭夜行衣，聚集在紫禁城外。一个黑衣人摊开一张图，点燃纸媒子照亮。对身旁那领头的壮汉道：“姚大侠，这儿就是养心殿。”被称为“姚大侠”的姚一镖虎背熊腰，不怒自威。他环视众人道：“诸位，看清楚了吗？”众人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看清了！”姚一镖轻轻一挥手道：“上！”众人四下散开，向宫墙摸过去。

此时祁宅客厅里，冯叔阳与祁韵士谈兴正浓。祁韵士探过头来，带着几分兴奋的神色道：“叔阳兄，你说是传言，可是朝廷里都透出消息来了，说你这次任满还朝，皇上的意思，确实是要擢拔你入军机处！”冯叔阳沉吟半晌，摇头无语，脸上亦无半点儿喜色。祁韵士有些诧异道：“叔阳兄，进入军机处等于是拜相，你都要当宰相了，还不高兴？”冯叔阳刚要说什么，刘氏手里端着油柿子，怀里还抱着一个锦包，走进门来：“冯大哥，你来了！”她前脚刚进门，就高兴地和冯叔阳打起招呼。冯叔阳马上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亲家母，你还好哇！”刘氏心中一动，高兴地说：“哎呀冯大哥，都十年了，你还记得有我们家这一门亲！”冯叔阳看一眼祁韵士，又回头看她，笑道：“弟妹，你以为今晚我干什么来了，我是想来问问你们两口子，十年前咱们说好的事情还算不算数，隽藻和妙真的亲事，什么时候办？”刚才这话他已经跟祁韵士说过，祁韵士这时只是笑。刘氏眼角里的喜泪已经溢出来了，把手中的点心盒子放在冯叔阳面前，将锦包摊开在桌上，说：“冯大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后面的话就敢说了。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。”说着，她将锦包打开。——原来是一套五彩灿烂的风冠霞帔。冯叔阳的眼睛亮了。刘氏道：“冯大哥，听说你来，我就把它给找出来了。这套风冠霞帔是祁家的传家宝。祁家的第一代翰林，隽藻的高祖，中了进士后，就是用这套风冠霞帔娶了隽藻的高祖母。那以后他就给祁家立了规矩，后代子孙谁能中进士，娶的媳妇才能承传这套风冠霞帔，穿戴着它成亲。”冯叔阳恍然道：“弟妹，你是说，你和鸣皋公想让隽藻今年中举，明年会试中了进士，再娶我的闺女，让隽藻穿着这套风冠霞帔进门？！”刘氏看了祁韵士一眼，笑道：“冯大哥，那咱就说定了！明年隽藻中了进士，就娶妙真过门！到时候你可不能嫌我们家穷，又反悔。你知道，说是四品京官，我们家过日子却还要靠老家的孩

子们接济！”冯叔阳大笑，道：“亲家母，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！要说我冯叔阳想找一门穷人嫁我的闺女，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告诉你，我非要把姑娘嫁过来，一不是冲着你们这个穷家，二不是冲着我闺女将来会有你们这一对公婆，无论是你们家还是你俩，我都不稀罕。”

刘氏笑：“那你稀罕什么？”冯叔阳高声地说：“我稀罕我的女婿！别以为我远在淮南，我的耳朵尖着呢。隽藻的事我什么都知道。凭他的才学，今年秋天乡试，明年春天会试、殿试，他会一路过关斩将，中不了状元，至少也会名列三甲，一转眼就会出将入相，成为朝廷栋梁。到了那时，我的闺女就是宰相夫人。”他顺手从刘氏带来的点心匣子里拈起一块油柿子，尝一口，叫：“好吃！让我想想这是什么。对了，这是你们山西寿阳过节时才吃的油柿子。弟妹，我没有说错吧？”他又拈起一块油柿子，一边吃一边道，“好吃！亲家母，快把你们家的传家宝包起来，这身穿戴，我闺女穿定了！”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道，“我刚才在门前看到一个身着重孝的，莫不是——”冯叔阳这才说起注意到她，祁韵士点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对，她就是前一阵日子被杀的衢州知府曹寿阶的女儿玉环。曹公是我的连襟，两口子被杀后，玉环被一个家人藏在柴火车里，好不容易逃出了一条活命，现在住在我们家里。”冯叔阳脸上的笑容霎时落了下来。

5

此时长椿街灯市上依旧热闹非常。隽藻和宿藻徜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游兴正酣。两个人挤到一处卖灯的摊子前，挑了一盏双燕齐飞灯，高高兴兴地离开。隽藻的心中却满是妙真的影子，眼前晃悠着那盏送给妙真的并蒂莲花灯。

那盏并蒂莲花灯正挂在妙真的房间里，妙真怀抱着襁褓中的弟弟元白，眼睛望着这盏节灯出神。妙真的母亲贾氏孺人去年生元白时难产去世，从此妙真就代替母亲照顾这个生下来就没有娘的弟弟。暖儿走进来，望了望眼前的光景，放下茶杯道：“小姐，把元白少爷给我吧，你好一心一意地看祁少爷换给小姐的灯。”妙真将元白交给她，要打她，又叮嘱道：“小心点儿。我这个兄弟可怜，生下来就没了娘，唉！我爹还没回来吗？”暖儿把睡着的元白放进婴儿床，又取笑道：“小姐的终身大事，定什么日子，要什么聘礼，陪多少嫁妆，两家还不得讨价还价，老爷哪能这么快就回来呢？”妙真被她说得满脸羞红，臊道：“你是说我呢还是你自个儿大了，想找个女婿嫁出去了？”暖儿急忙求饶，道：“小姐，暖儿什么也不说了，我照顾小少爷，你继续看这盏灯，可别错了眼珠儿，

让喜鹊给叼了去。”妙真又要打她。

祁家客厅里，刘氏去后，冯叔阳和祁韵士的谈话的方向已经变了。冯叔阳道：“鸣皋，不说我了。说说你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。三年前，皇上突然让你一个长年坐冷板凳的史官，升任户部郎中监督宝泉局，我在淮南道任上听到这个消息，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你要出什么事呢。”祁韵士笑道：“我能出什么事？”冯叔阳认真地说：“你这个人我知道，入仕二十多年，一直在国史馆里坐冷板凳，仍旧不失书生本色，不但在乾隆年间协助纪晓岚纪文达公编纂了《四库全书》，现今皇上登基，你又用八年时间写就了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，将我大清立国百余年来与边疆各藩部来往的历史，记载得清清楚楚。这件事功在当今，利在万代。愚兄不是夸你，自纪文达公歿后，你可是当今大清国最大的史家了。”祁韵士连忙摆手：“打住打住，你就少夸我了。”冯叔阳道：“鸣皋，我可不是想夸你。我是想说，那宝泉局是朝廷替天下人铸钱的地方，每一斤铜都是钱。以前的宝泉局监督，不是朝廷权贵，就是皇帝近臣，怎么就轮到你这个寒门出身的史官了？现在好了，听说你上个月任满交差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我这颗心才放了下来。”祁韵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叔阳兄，这件事开头我也觉得惊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皇上三年前让我做这么个管铸钱的官，也许是觉得祁韵士多年在朝廷里供职，多少还有一点儿清誉，至少我这个人不会贪污。不说它了。”他起身从一旁书橱里搬出一部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，感叹道：“瞧，就是它，耗费了我整整八年的心血。”冯叔阳如获至宝，惊喜道：“哎呀，鸣皋，送给我的？太好了，有你这部信史，就是千秋万代之后，世人也会知道我大清朝廷和周边各藩部的关系了。我敬重你，就因为这个，你这个人，别看在朝廷里做的是冷官，成就的却总是了不起的大事！”

祁韵士摇摇头，坐下道：“叔阳兄，说到大事，今天在我家里，也没外人，我有个大心事想跟你说说。”冯叔阳神情严肃起来，道：“鸣皋……”祁韵士神情有些沉重，道：“叔阳兄刚从淮南还京，熟察天下大局，告诉我，是不是当今大清国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？前些日子我那连襟，衢州知府曹寿阶好好地在府衙里待着，竟被一帮起事的乱民一拥而进，夫妻双双被拉出去砍了头；我又听说，这些年在你那淮南府地界里，灾民造反的事也时有发生……”冯叔阳点点头，叹道：“鸣皋，你是秀才不出门，哪知天下事。今日天下大势，有一个成语可以概括，叫作‘危若累卵’！咳，这些事不说也罢，还是说你的大心事吧！”

祁韵士起身走去拉开门，伸出头去四下看看无人，重新关上，回头见冯叔阳一副诧异的神态，诡秘地一笑，道：“叔阳兄，我这话不能让家里人知道，只